

劃時代的轉變

劃時代的轉變

郭沫若著

復興書局印行

劃時代的轉變

全一冊定價二元六角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冊千二版再次一第興復一月十年五十二國民

若	沫	郭	者	著
局	書	興	者	版
局	書	興	者	行

局書興復 遼里路沙五馬上海 所行發總

蘇立端



一年以後從未接到過未知的朋友的來信了，
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天上的太陽失掉了它的照耀我
的自由。不過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沫若！

“近來直譯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幼年在我看
來真是有意義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為怎麼
樣，我總覺得這種現身說法的作品是必要的。第一

作者寫的時候當然更會貼切一些，第二讀者讀的時候，他可以短刀直入的便認定了一個社會，而知道這不是‘小說’。有的人過於偏僻，好像以為文筆一鉞到自己身邊上來，便不是我們陣營裏的文字，其實這是錯誤。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主要的是要以我們的觀點來作一切的批判！關於這一層我覺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這部新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記述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資本制度的轉換，但這個轉換在你那幼年時代其實還未完成。這個轉換在反正前後才得到它的劃時期的表現，在歐戰前後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進展，餘波一直到現在，然而它的轉換終久還是沒有完成，而且運命上是永遠不能完成的。中國的資產階級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階級的帝國主義者却不肯允許。這是資本主義本身中的矛

盾，帝國主義者唯一的地盤是不能讓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起來佔領的。所以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永遠只能做帝國主義者的買辦，而中國便永遠肩戴着一個半殖民地的運命。這個運命果真是永遠的嗎？不然！解決這個永遠的詛咒的威力是無須乎細說的。中國總是飛躍，總是不能不飛躍，自五卅以來年年的事變不已經鐵石一樣地證明了這個事情。所以我想你想繼續寫下去的反正前後或歐戰前後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無非也就想敘述這些鐵石的事實。同志，你假如是這樣，我希望你迅速的寫下去罷！聽說你的“反正前後”將由某書局出版，我想這一定是‘幼年’的續篇，我正伸長頸子在等着，同時我還希望你把‘反正前後’以後的東西趕快繼續的發表出來。”

就這樣一封很簡單的信，但這裏面是含有怎樣猛烈的力量呢？特別是對於我的激發！我的這部

自敘傳的工作自從去年四五月間把幼年時代寫完之後便把它丟下了，丟了已經一年。我自己實在有點懷疑，我疑惑我這樣的文章對於社會上究竟有無効用。個人的吃飯當然是要附帶解決的問題，而在我們現在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動都應該以社會的効用爲前提，換句話說，便是對於理想社會實現上的政治的價值要佔一切價值的首位。假使白空地寫出一些無意識的文字出來，不僅文字是白無意義，連寫的本身也就是一項罪惡。這是使我躊躇的一個重大的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這封未知同志的來信呢！

“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這真是怎樣透徹的一個見解呢！在寫者自身本不必是苦心思索得來的結果，然而在認識明瞭了的人他隨便的一言一語都說的這個真理，而這個真理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於他的言語

之間，沒有半點的矜持，沒有用半句“直譯式”的文句。我也讀了不少的直譯式的文章，但沒有得到過他這樣一句話的力量。好的，我感謝你的激發，我也接受了你的勸告，我現在提起我全部的勇氣來繼續我這項工作了。總之我盡我的力量寫罷，當然我同時也要顧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濃，然而也不要
成爲一杯白水！”

這樣是我們現在所受的條件，也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言論所受的條件，我們的一句話總要透過一道迷宮然後才可以發出聲來，我們的一個字總要加上一層方解石然後才能射出光線；你看我們現在所處的是多麼可以謳歌的自由的時代喇！

我現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無須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所以我現在就把這部書來做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說閑話了，下面便當轉入“反正前後”的正文。

郭 昌 一

第一篇

(1)

從前的人說：吳牛喘月，蜀犬吠日。這是說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陽的光威沒有遮攔，所以江南的牛見着月光都要喘氣。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見太陽的時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見太陽都要少見多怪的狂吠起來。其實這兩句話不過是文人的誇張罷了。

江南是誠然少山的，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滬

甯車道或滬杭車道上，你從那車窗中，望見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畝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巨海一樣，一直展開到遠遠的地平線上而隱沒下去。在這時太陽的光威倒不覺得有甚麼峻嚴，只是這眼前大好的平原真真是如像一片錦繡一樣可以讚美。在這時你會暫時忘機，覺得中國的前途是有無窮的希望葱翠着；在那田疇中工作着的農人，乃至在那圓草亭中拖着水龍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好像是世界的主人一樣。

四川的中央部其實也不外是這樣的光景。

四川是一個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雖然不會去過，但從地圖上看來，從各道的水脈上看來，大約四面都是山，而中央是一個坦平的地面。這個坦平的地面究竟有怎樣的廣袤，在不曾去過四川的人是誰也想像不到的。

我自己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這是在四川

的南部。從我的家鄉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經是比較平坦的，並不是怎樣崎嶇的路程，嘉定城內外雖然有些丘陵，但離山岳的氣味便已經很遠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們的背後漸漸低遠下去，漸漸淺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縣治便全部消滅在太空裏去了。由此以後的兩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圍四際遠望，無論在那一方你都會看不出有一些兒的山影！我們在這兒可以想像一下罷。大約就以成都爲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離爲半徑，向周圍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有這樣的光景。因爲是這樣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爲“天府雄區”。事實上中國的富源——專以農業來說——除江浙以外，便要說到四川。四川自從黃色大龍旗變成了五條顏色以來已經十七八年，時時包擁着一二十個大小

的軍閥，人人都有百幾十萬的大兵，年年都要鬧一兩次的內亂，然而四川的七千萬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公然還是勉勉強強的在生活下去，你們想，那四川的富厚便可以知道了，

我對於四川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時候，用陽曆來說自然是1910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得到成都不消說是要多謝嘉定府中學堂的把我斥退。我在嘉定讀書的時候，因為學校的腐敗，教職員的腐敗，自己的智識慾沒有方法可以滿足，只是一方面自暴自棄的朝墮落的徑路上走，一方面又只好就讀一些古代文學和小說傳奇一類的東西。但我當時想走的心事是怎樣的焦急呢！嘉定那樣的井底我是一刻也不想羈留的。能夠的時候是歐美，其次是日，其本次是京滬，更其次——這是最低的限制——

便是到成都了。從這些地方好像發散着有很強的磁力把我全身的血液裏面的鐵質都吸引了去的一樣。這只是一種不可遏抑的無名的憧憬。到這些地方應該學習甚麼，究竟有甚麼可以學習當時不消說完全沒有明確的意識。

景仰歐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滬，景仰成都，就給五牛崩屍的一樣，少年的神經受着四方的牽引，他自然是沒有一刻鎮靜過的。然而我的父母是絕對不允許我走的，我受着那樣的磔刑，荏荏苒苒地在嘉定也就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這是怎樣可以歡迎的事體呢！這回家裏人無論怎樣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得到成都去了！

學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的十月，在斥退後不免還有一場小小的風波。

事情像那樣湊巧的實在沒有。上半天差不多

快要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掛了八個人的斥退牌，記了好幾十名的大過。在我們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學堂門的時候，有一乘四轎坐進了中學堂的轅門，前面一個跟班捧着一個很長很大的硃紅紙的名片，我們起初以為怕是甚麼省視學或者委員來了，但看那四轎後面掛的一對燈籠一邊寫着“四川提學使委任”一邊寫着“嘉定中學監督嚴”。

——“這真奇怪了，嘉定中學會生出兩個監督來！”

然而事情並不奇怪，委實是一位新任的監督前來上任。這對於學校的辦事人們當然是晴天裏一個霹靂，而對於我們又是一陣霹靂後的一片晴光了。

新監督是一位洪雅縣的老舉人，他怎樣受了提學使的委任，那提學使又怎樣突頭突腦的撤了舊監督的差，這些情由我到現在也全不知道。看他

是一位鬚髮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又看他那種走馬上任的神氣，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敗，那是一眼可以知道的。但這對於舊的辦事人就好像是一種報復的一樣，所以我們對於這位老先生便表示了無上的歡迎。當天下午學生就派了代表去見他，請他立刻進堂主持，要他撤換一切壓制學生的舊的教職員，要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幾十名的大過。嚴先生一一都承應了——其實他也是樂得做人情的，中國舊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嚴先生來的新教職員已經是很有不少了。但是嚴老先生說：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為秦監督沒有準備，要到第三天上才能辦交代。

這幾天之中的學生，當然就給新的女蜂王出現，蜂子鬧分窩時一樣的鬧雜了，學校成了無政府的狀態，以前的教職員都不敢出頭，都知道自己

是要遭替換，便都向舊監督辭了職，就在我們被斥退的那天晚上都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學校的後門搬出去了。剩下那位舊監督秦先生，他因為是責任者的關係不能不留在堂裏辦移交，那真把他可憐了。他一進一出要受學生的冷嘲熱罵，然而也不能忍！耐着裝聲賣啞。

學校是由舊式的考棚改成的，從前的大堂便改成禮堂，大堂前面的一條很長很寬的空壩便改成操場，兩側又有扶手的欄杆。

在第三天移交辦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禮堂後面送出。隨後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從禮堂後面走了出來，嚴老先生在後面送他。

兩邊的欄杆上都站的是學生，看見兩位先生走下了禮堂，便一陣的鼓掌的聲音，一陣的萬歲的聲音，但這鼓掌聲和萬歲聲決不是對於甚麼人表示歡迎和歡送的喝采。可憐那位秦先生聽說是把